

終須一別

父親已經化成青煙，縱使往事並不如煙，但人還是要向前望。

這次殯葬，找了一間長生店負責，希望一切順利。負責人七叔（化名）之前已經幫忙過我們，大家熟稔，在靈堂那兩天，他還會為父親燒紙。

「燒多一些，給你爸爸好好上路。」七叔熟手地單手把金銀捲成元寶狀才燒，他說這樣會燒得快些；但我還是喜歡一疊一疊地燒。

「其實。」我突然有一個奇怪的念頭：「下面的人個個都有錢的啦。」我還想說的是，下面的通脹不是應該很厲害嗎？可能我以為燒了很多，其實父親在陰間，就連個中產也算不上。但父親其時「在身旁」，也不好說得太白。

「有些人，無親無故，在醫院出殯，那些又怎樣？又有些人，如早前的藍潔瑛，信教的，一張紙錢都沒有，又怎樣？」七叔彷彿看透生死，不，每天在人界的邊緣為我們服務，又豈止看透那麼簡單。

「藍潔瑛上天堂，不在下面嘛。」七叔聽了我說，微微一笑。我明白他的意思。所有殯葬儀式，或多或少

都是想在世的人安心。你相信有陰間，就拜神上香；你相信有天國，就低頭默禱。如果死後真的還有「續集」，在世的人有何能耐靠燒錢和祈禱影響他們的未來？

一番功夫之後，我拿着遺像引領父親的棺木到達火葬場，棺木被放在一個輪架，由我和弟弟同按一個按鈕，送他上路。一直以爲棺木會沿輪架直接運到大火爐，原來卻只是停在一塊布幕的後面，之後會由火葬場工作人員打點。我望着那個按鈕，嗅到了儀式的味道，但換個想法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又何需介懷在哪个位置揮手？

況且，我還是相信，父親在停止呼吸的那一瞬間，已經離開了。音容宛在，我閉上眼睛，回想由出生開始見到的父親容貌，從年輕到老去，從健康胖白到一臉病容，最後定格在某個時間點。作爲兒子，能夠陪伴父親下半生，幫他辦好最後一件事，終究不是一件必然的事。如今，彷彿完成了人生一個重要的任務，在失落的情緒中，有一絲感恩和欣慰。

風陵夜話

耶生
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虹影的家書

飢餓的女兒成廚娘，筆者初開專欄就聊過作家虹影，三年來，她始終在準備轉型做電影導演。作家一支筆縱橫宇宙人心，電影導演則是靠天吃飯，組織各種藝術與技術的員工一起將時光雕刻，對投資方而言又是產品。虹影坦言自己能做好電影導演，因爲她生長在物質貧乏的年代，從小吃過苦、懂得團結。爲了明年能順利完成導演工作，最近虹影還做了近視眼矯正激光手術，她說自己每天早上需要花不少時間戴隱形眼鏡，戴着眼鏡看攝影鏡頭又有諸多不便，於是就趁丈夫不在家，一人決定去做手術。我們勸她不必爲電影太認真，手術也有風險，她卻認真勸慰我們：「這家醫院是蔣方舟代言的，出不了事故！要是真有事故，你們也千萬別去找蔣方舟。」

當然，虹影的手術是成功的，明天，她將以一雙明亮的眼睛面對重慶家鄉的讀者，帶着她剛出版的散文集《小小姑娘》。虹影認爲作家抒寫，不隱不顯、忠實記錄，是最好的審視。她說真正寫「我」的是《飢餓的女

兒》和《好兒女花》，與家人的和解。《小小姑娘》是《飢餓的女兒》的註解與補充，以紀實筆觸梳理少女心路，紀念與母親度過的時光，筆下重現一起成長的共同記憶，尤其是父母已不在人世。她以不同形式簡寫或詳寫童年，「寫一次便是一次重新看待過去，整理記憶裏的陰影，身體就會輕盈一次。」她認爲散文不同於小說是簡潔輕快，心境不同，沒有過重的負擔，虹影說：「寫完一篇，就可平靜，如同向神祈禱：深淵說，不在我內。」

虹影成爲母親後，轉向兒童文學創作，她的文字與女兒的成長同步。《小小姑娘》是過去的補充，又是如今的延續，是虹影獻給已是豆蔻年華的女兒的家書，她用文字對女兒輕語：「我要告訴你，媽媽是怎樣去愛的。」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被詛咒的先知

特洛伊戰爭進行到第十年，戰事膠着。希臘聯軍製作了一個巨大的木馬，讓一群戰士藏入馬腹，然後假裝撤退。特洛伊人以為取得了勝利，打開城門，興高采烈地把木馬作爲戰利品拖進城裏，結果大家都知道。當時不是沒人反對，國王的女兒卡桑德拉警告過公民，但沒人聽她的。亡國後，她與同胞被聯軍司令阿伽門農作爲奴隸帶回希臘。旁人哭天搶地，只有她面帶微笑，因爲她早已預知阿伽門農回家後就會被夫人殺害。但這個預見於她並無好處，她也在這次謀殺中身亡。

爲什麼有的先知洞見萬里卻不被信任？希臘神話中，卡桑德拉下場悲慘是因爲身受詛咒，讓她空有先知的能力卻不被人相信。但專家分析，她自身也有問題。她每次都用比喻暗示未來，大眾聽不懂。意識太過超前，別人跟不上。還有，作爲國王的五十八個子女之一，不受重視，當權者不願聽她的勸告。

反之，歷史上成功的「先知」無不擁有以下優勢。他們言辭清晰，證據確鑿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們能說服領袖採取行動，因爲與位高權重者此前就建立了良好關係，彼此「三觀」一致，被視爲「自己人」。如，說服小布什干預蘇丹種族清洗行動者非常了解總統對宗教的重視，強調當地基督徒受到迫害，讓總統覺得採取行動是出於自身意願，與他一貫的價值觀並無衝突。

據說，有人否認全球氣候變化由人爲因素造成，無視壓倒性科學證據是因爲人都受情感煽動，理性證據的效果不夠。其實，很多場合下大眾無視事實不是真出於無知，而是因爲承認事實會帶來不便，使領袖到平民無不如此。先知被嘲笑，被欺辱甚至被迫害，大約也是「世人皆醉我獨醒」者的宿命吧。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定武蘭亭與摹本

閒性閒情

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附圖爲北宋「定武蘭亭」真本卷（局部拓本），是從晉代「書聖」王羲之（王右軍）《蘭亭修禊敘》（俗稱「蘭亭序」，奉爲「天下第一行書」）唐摹本摹刻下來的好跡。「蘭亭」真本墨跡早已不存於世，歷來書家大多根據唐人摹的「八柱本」和北宋「定武本」，細心體會王羲之的用筆、結字、體勢等等，研究其點畫撇捺與章法的靈巧神妙，怎樣運用「內擲法」，從平衡中求開闔聚散，卻顯得瀟灑俊爽、飄逸逾美，而創出一種和諧流暢的新風格。雖屬傳刻拓本，但亦可見其中鋒與側鋒的穿插變化，交融一體。雖說摹拓本（尤其是轉

相傳刻者）僅可算作「下真跡一等」，然而總算可窺見「書聖」書體的風貌和特色一二。「八柱本」中虞世南和褚遂良（二人皆爲唐代初期「四大家」之一）所臨《蘭亭修禊敘》，行筆瀟灑，也能捕捉真本的一些神髓，遠勝於後世鈎摹墨跡或臨仿傳刻拓本者的差勁。元代趙孟頫（趙子昂），雖用心潛習魏、晉及宋代米芾（米南宮）書法，而所臨《蘭



「寫作是一件浪漫的事，也是一件孤獨而艱難的事。要鍛煉寫作的關鍵，就是每天都要寫。願你們熱愛寫作，願意表達。」這是上周我在本港中學生中文文學寫作坊做主題演講時的結束語。

如今是一個大眾寫作的時代，每個人都能寫，關鍵則在於能否一直堅持。雖然有不少聲音強調寫作需要天賦，但問題是：我們該怎麼判斷自己有沒有寫作的天賦？這個發現的過程需要多久呢？我想，這一切都需要自己不斷去寫，去嘗試，去實踐，才能慢慢挖掘，即便最後發現沒有天賦，其實也培養了寫作技能。

最近在讀的美國著名文學雜誌《巴

亭序》堪稱「法度謹嚴」，但仍株守閣帖，不脫習氣和自己停勻閒雅的书風，故大大比不上米芾、虞世南及褚遂良所臨。近人臨《蘭亭序》，已全屬趨法，根本不識原書筆意。曾見近人仿本，竟敢冒充唐、宋摹本，不但用筆稚嫩、字行不呼應、起筆不自然、全篇不貫氣，還寫錯字；一經對照，即時現形。

爲什麼《蘭亭序》真本早已不可見呢？據前輩書法家沈尹默一九六三年撰文指出：由於唐太宗李世民得此大王真跡，愛不釋手，認爲天下第一；死後就被納入其皇陵中去了。唉，正如有些人溺愛子女一樣，愛之其實害之。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有一名日本暴發戶，竟然豪言要巨資購下他最喜愛的一幅畢加索真跡，以便將來他死後作爲陪葬品。這種自私自狂心態，着實教人寒心和齒冷。

每日寫作的習慣

黎評論》，登載了不少對當代偉大作家的長篇訪談，其中自然涉及他們各自的寫作習慣，而共同特點都是持續不斷的寫作。比如，雷蒙德·卡佛，「每天都在寫」，「一坐下來就會寫上很久，十、十二或十五個小時，一天接一天，這種時候我很開心」。又如，村上春樹「會在早晨四點鐘起床，工作五至六個小時。下午的時候，我會跑步十公里或者游泳一點五公里（或者兩樣都幹），然後讀一會兒書，聽聽音樂。晚上九點鐘就寢。我每天重複這種作息，從不改變

爲什麼要用筆名

在我而言，以本名寫研究，以筆名做創作，只是爲了滿足我個人的寫作狀態，以及一種莫名其妙的、關於作者名的形式主義強迫症。畢竟米哈從來沒有隱瞞自己的真實姓名，而且往往以本名，又或筆名，甚或本名加筆名，現身於人前。但對於某些作家來說，筆名是爲了隱藏自己，保護自己。

當我們談到一九二〇年代的推理小說黃金時代，大家都會提起美國作家范達因。范達因紅極一時，創造了名偵探菲洛·凡斯（Philo Vance），並以《格林家殺人事件》、《主教殺人事件》等著作廣爲人知。（不得不說范達因共有十一部推理小說作品，所有書名都以「六個字母的英文單字」加上「殺人事件」命名，高度符合形式主義強迫症患者的口味。）「范達因」，就是一個筆名。

范達因，原名威拉得·萊特，本爲一名藝評人，曾出版評論尼采的書籍，他以筆名寫作推理小說，因爲他認爲「在美國，要是莽撞地從美學和語言學研究轉而改寫虛構小說，我害怕會因此受到排斥」，於是，他以「輪船」（Steam-Ship）的兩個字首「S.S.」，加上他自稱爲古老家族姓氏的「范達因」，組成了鼎鼎大名的「S.S.范達因」（S. S. Van Dine）。

有說，范達因寫推理小說本是玩票性質，以筆名隱藏真實身份，打算在合約期的幾年期寫上六本作品，便就此停筆。然而，《金絲雀殺人事件》的成功，令到范達因比起威拉得·萊特獲得更大的好評，更多的收入。從此，筆名比本人更爲人所熟悉，范達因得到了壓倒性的勝利。

好歌的演繹

最近收到了朋友發來的兩段視頻，是內地雷聲網絡合唱團演唱的《我的祖國》和國家大劇院合唱團演唱的《傳奇》。

這兩首都是老歌，前一首誕生於上世紀，已有六十多年歷史，卻一直由不同的音樂家演唱出不同的風格。其樂曲也常是外國訪華樂團演出的曲目，他們帶出了異國對此曲的理解和特點。不久前網上流傳了一段由英國某交響樂團演奏的《我的祖國》，音樂一起，下面的聽衆便自動和唱。其震撼的效果，令英國音樂家們意外又欣喜地交換着眼色，他們的演奏在中國找到了知音啊！

這次雷聲網絡合唱團的演唱，也在合唱歌、演唱方法及電子製作方面認真地下了功夫。端給聽衆的，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風格。

《傳奇》最早由王菲在香港演唱，沒有太大的反響。前幾年在內地春晚再唱卻有「鹹魚翻生」的效果，一下子在大江南北「火」了起來，成了各音樂演唱的常見節目。有外國的樂隊把它改成了英語歌，突出了粗獷平直的一面，也很入耳好聽。該曲本只是獨唱，但內地武警男聲合唱團把它改成了多聲部的演唱，鐵漢柔情深深打動了聽衆。

國家大劇院合唱團演唱的《傳奇》則是男女混聲的多聲部合唱，比武警合唱團的演唱更添了層次變化，讓人聽得更意興酣暢。好的歌曲和好的音樂不受國界限制。香港和內地歌手也常演唱外國歌曲，根據自己的理解去演繹，令聽衆大飽耳福。

內地湖南電視台曾推出幾季《我是歌手

范達因的估計沒有錯誤，他「轉而改寫虛構小說」的舉動，讓他自己排斥了自己。後來，他再寫不出多少藝評文章了，反而寫成了一本又一本黃金時期的暢銷推理小說。在一篇夫子自道名爲《曾爲知識分子，但看看如今的我》的文章，范達因苦澀的寫出了一位暢銷作家放棄了藝術光環的矛盾。

那麼，我怕重蹈范達因的覆轍嗎？當然不怕，我的小說不太好賣。

甲蟲滾球

米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修行修心

師安撫他，並爲他講說佛法。關羽隨即皈依受戒，成爲佛弟子，並發願作爲佛教的護法。漸漸地，關羽被捧成伽藍菩薩。「伽藍」本爲「衆園」之意，本身就是一處和諧之地，共學之地，在伽藍殿中，可以見到各式形象一起混供的現象，他們之間沒有紛爭，可以和諧相處。」

我朝法師坐近了點，說道：「智者大師的善學使世間少了孤魂野鬼，多了一尊菩薩，這是出家人的修行。那我們俗人該如何修行呢？」

法師接口：「人生世間，每個人都有自己應盡的本分與職責，在工作崗位上精進努力就是最好的修行。我知道你是名醫者，於你而言，把病人當做自己的家人，心存善念，則必有善行。」

的音樂節目，把內地、台灣、韓國、新加坡、白俄羅斯、英國的歌手都請來颯歌競技。歌手們演繹出與原唱不一樣的面貌，展示了歌曲更豐富的內涵。近期他們又打造了一個新的歌唱節目《聲入人心》，清一色的內地年輕男歌手演唱，表現了歌唱人才濟濟的局面。內地著名男中音蔣昌永擔任了評判老師，增加了節目的看頭。

新歌，老歌，不論年輕或蒼老，只要演繹得好，都能獲得生命力。

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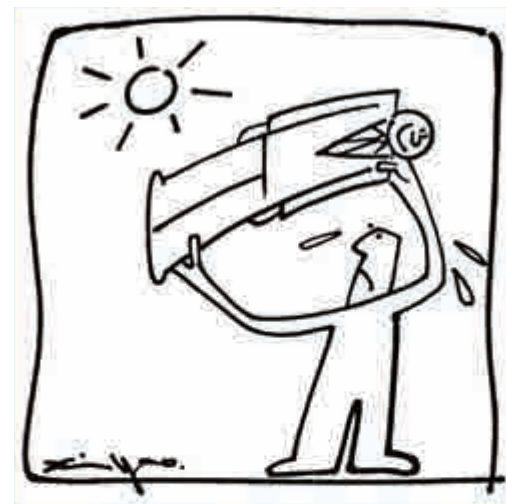


醫趣錄

榮汝成

dr_rongrucheng@163.com

逢周五、六見報



朋友像錢幣有真有假，識別卻難上加難。

漫條思理

鄭辛遙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期以來，他每天平均寫作九千字，才得以應付各方所需。

我身邊亦有不少寫作同好都保持着規律寫作的習慣。比如本地的青年作家米哈，從研究院攻讀博士起，就養成了每天至少寫兩小時的習慣，並將字數記錄在一張表格上。他告訴我：「重點不在字數，也不在時數，而在於持續，每天的持續。」

以夢爲馬

管樂

逢周五見報

